

# 党史参考资料

## 第七辑

(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

中共大方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编印

一九八四年八月

## 前 言

一九八四年元月，《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协作座谈会在毕节召开。会议期间，中共毕节地委党史办要求我办迅速组织力量，调查整理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一九三七年冬和一九三八年初转战大定的史料上报。会议结束后，我办即根据地委党史办的意见，派出力量，组织调查组着手征集、采访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转战大定的史料。

半年多来，调查组的同志付出了艰苦而又辛勤的劳动，先后辗转大山、松鹤、星宿、百纳、草坪、音底、鹏程、贵阳、镇雄、毕节、安顺、纳雍等地，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按照中共云南省镇雄县委党史办李英才同志提供的线索，我们找到了一些健在的老游击队员，这些老游击队员向调查组的同志讲述了当年战斗经过；调查组还在当年游击队战斗过的地方，走访了许多饱经风霜的知情老人；同时，调查组的同志还在贵州省档案馆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基本查清了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在大定的活动情况，征集到许多珍贵的资料。

根据《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一九八三年十月宜宾第一次协作会和一九八四年七月遵义第二次协作会及中共毕节地委党史办的要求，我们就手中已掌握的资料编写《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转战大定始末》（初稿）一文，连同调查附件，汇集成我县《党史参考资料》第七辑，一方面送交《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编写组参考，一方面奉请各位领导及知情老同志审阅、订正。

《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转战大定始末》一文经过半年多的调查、采访、整理，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在此，谨向在征集、采访过

程中热忱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中共云南省镇雄县委、镇雄县委党史办、贵州省档案馆、毕节县委党史办、赫章县委党史办、纳雍县委党史办、百纳区委、百纳区公所、瓢井区委、瓢井区公所、大山公社党委、星宿公社党委、草坪坪上大队党支部、大方县人民政府行政科以及镇雄县委党史办李英才等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这辑《党史参考资料》系初稿，有些史实尚需进一步核准，只供《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编写组在编写《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时参考。其余得到这本资料的同志，如需引用、翻印，须与我办商议。否则，一切后果我办概不承担。

中共贵州省大方县委党史办

一九八四年八月

## 目 录

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转战大定始末	1
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组织序列	21
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转战大定进军日记	23
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转战大定进军路线图	28
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草坪大捷示意图	29
附 件	
1、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革命斗争史征集座谈会议记录	30
2、川滇黔边游击纵队在镇雄	58
3、摘苏焰坡谈话记录	65
4、(胡昆)资料摘抄	68
5、参加叶绍奎部队的经过(摘抄)	69
6、访问饶印祥记录	72
7、将计就计,保存实力(节录)	76
8、威宁县伪县长龙雨苍的报告	78
9、毕节伪专员何朝宗的报告	80
10、贵州省保安处报告	84
11、贵州省府委员会第四四零次会议记录(摘录)	95
12、访李辉章同志记录	96
13、关于叶绍奎途经撮坝至草坪的经过	97
14、访杨在权同志记录	99
15、访罗树周记录	101
16、访草坪公社文清和记录	104
17、访周树银记录	106
18、访石显章记录	108

19、	访段银成记录	1 1 1
20、	访张会江记录	1 1 3
21、	访余海轩记录	1 1 4
22、	访李开云记录	1 1 5
23、	访王洪书记记录	1 1 8
24、	访黄树彬记录	1 1 9
25、	访梁泽清记录	1 2 0
26、	访黄银成记录	1 2 1
27、	访杨再明记录	1 2 2
28、	访周治国记录	1 2 3
29、	访黄树成记录	1 2 4
30、	访黄绍成记录	1 2 5
31、	访程兴邦记录	1 2 6
32、	访陈明阶、陈少文记录	1 2 8
33、	访华绍成记录	1 2 9
34、	访丁少文记录	1 3 0
35、	访晋鹿黄绍育记录	1 3 1
36、	访黄吉先记录	1 3 3
37、	访张先启记录	1 3 4
38、	访刘举之记录	1 3 6
39、	访谢连成记录	1 3 7
40、	游击队员们唱的歌	1 4 0
41、	游击队的标语口号	1 4 1

## 贵州游击支队第四大队转战大定始末

(初稿)

### 序 言

一九三六年二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黔（西）、大（定）、毕（节）地区，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在大定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毕节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由贵州知名人士周素园先生任司令员，地下党贵州省工委负责军事工作的邓止戈同志任参谋长。下辖三个支队，席大明任第一支队司令，周质夫任第二支队司令，阮俊臣任第三支队司令，欧阳崇廷（红六军团某团政治部主任）任政委。红二、六军团领导还派姚显廷、李有阶、文元贵等红军干部到第三支队加强政治工作。不久，欧阳崇廷根据阮俊臣本人的要求和一贯表现，批准阮俊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阮俊臣、欧阳崇廷率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和陶树清的起义部队在云南威信花射坝与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会师。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决定，两支部队统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阮俊臣任司令员，刘复初任政委（当时，徐策、余泽鸿、刘干臣、戴元怀等特委领导人已先后牺牲），陶树清任副司令员，曾春任参谋长，李清云任特派员。下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长顾世芳，政委欧阳崇廷；第二支队长唐和忠，政委李清云；第三支队长龙厚生，兼政委刘复初。

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组成后，到处贴标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欢迎工农青年参军，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部队走到那里老百姓都表示欢迎，又与国民党绥靖部队不断周旋，打了一些胜仗，声势浩大，弄得

敌人惊惶不安。蒋介石急令三省边区处处设防，围追堵截抗日先遣队。鉴于敌情紧张，陶树清提出三条建议：一、减少公开宣传，加强秘密活动，缩小我部目标，避免敌人进攻，采取隐蔽行动，使敌人找不着我军行踪，便于休整；二、对白军起义士兵和绿林弟兄的弱点，耐心说服教育，不要歧视，当面辱骂和严厉谴责，使人难以接受。有错可以批评，甚至给予适当处分。这样有利于增强内部团结；三、纵队暂时离开老游击区，摆脱敌人围剿，减少伤亡，保存实力，开辟新的游击区，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有利于开展群众工作。可是，对于陶树清的建议，特委不仅没有采纳，反而认为陶树清是想脱离游击纵队，逃避艰苦的斗争，或者还有别的阴谋。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特委在毕节杨家湾深夜将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和陶树清的起义部队秘密甩掉。让这支一千多人的武装失去党的核心领导，不久，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陶树清被俘牺牲，部队被打散。欧阳崇廷率一部份队伍到水城、大定、织金边境活动。阮俊臣回纵队向特委汇报，对特委的错误作法提出了批评。特委吸取了这一沉痛教训。

一九三六年七月中旬，特委为了加强地方游击队的领导，派阮俊臣到赵文海组建的“贵州游击支队”任政委，派戴德昌到金旭领导的川南游击支队任政委，派陈华久到殷禄才领导的云南游击支队任政委。

阮俊臣接受任务回到毕节，无法与活动于赤水、古蔺边境的赵文海取得联系，便就地开展活动，以“贵州游击支队”番号，集合旧部，重整武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遭滇军偷袭，部队被全部打散，主要领导人先后被捕、牺牲，失散的游击队员没有再组织起来。但是，革命的火种并没有被扑灭，贵州、云南、川南三支游击支队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坚持战斗，活跃在川滇黔边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作长期、艰苦的英勇卓绝的斗争，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一九三七年十月，贵州游击支队政委阮俊臣派参谋长王本渊从遵义送信给活动在镇雄母享、红岩一带的第四大队（也叫警卫大队）大队长叶绍奎（又名叶名扬），指示叶绍奎率部进军贵州，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配合他在遵义的活动。叶绍奎接到阮俊臣的信后，马上派人与活动在镇雄、威信边境的第二大队大队长黄于龙联系，约定十一月上旬一同东进。十月下旬，第四大队在叶绍奎、姚显廷、李有阶（姚、李均系红二方面军派到阮部的红军干部），廖中堂等同志领导下，于镇雄红岩改编队伍，调整干部，为东进贵州进行准备。经研究，将大队部改设指挥部，叶绍奎任总指挥，负总的责任；廖中堂任大队长，指挥军事；王本渊任参谋长，负责收集情报，与各方面取得联系；姚显廷、李有阶、杜海廷、周坤、王少安、丁××等政治工作人员任副官，负责部队政治工作、纪律教育、军事训练、行军宿营以及地方工作、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等；王云成任招待处主任，负责后勤。部队编为七个队（内含游击队、特务队、补充队、梭标队）：第一队队长刘伯常，第二队队长王松柏，第三队队长常绍恩，游击队队长童德明，特务队队长孙德清，补充队队长陈胜德，梭标队（也称勇敢队）队长王正文。

十一月三日（古历十月初一），叶绍奎在红岩以做生意的名义，观察了解各方面对游击队的反映。然后于十一月五日挥师东进。出发前，指挥部集合全体战士，由廖中堂宣布行军纪律：一、买卖公平，不准估吃霸除，巧取豪夺；二、行军途中，不准乱钻民房，骚扰百姓；三、尊重妇女，不准戏弄调情，奸淫侮辱；四、爱护干人，有饭同吃，有衣分穿，不准强行拉扶；五、尊重风俗习惯，宿营时不准下门板，对房东要有礼貌，不准乱钻内室；六、不准劫掠干人和小本钱商人；七、一切缴获上交指挥部，统一安排；八、服从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进军路上，部队在赫章古达休



息了八天，绿林武装头领甘绍清、铁金鳌、朱思学等人纷纷率部兄弟投奔游击队，到达纳雍姑开时，部队发展到一千二、三百人。为了抓紧对绿林武装的教育改造，增强组织性纪律性，提高战斗力，指挥部决定在姑开进行短期休整。并派人寻找大小兔场闻名的绿林武装首领熊勃（有一千多人枪）来姑开商谈，争取他率部参加游击队。周坤提着石灰浆，在墙壁上写下巨幅标语：“光棍出头不中用，团结起来闹革命！”“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富济贫！”熊勃应邀来到姑开，与叶绍奎、姚显廷、李有阶、廖中堂等领导进行了会谈。商谈结果没有达预期目的。熊勃不愿离开家乡，不肯与游击队合队，只同意与游击队保持关系。

十一月下旬，四大队在姑开又一次进行整编，将指挥部改为司令部，编为三个团和一个独立的游击大队和一个特务营。叶绍奎任司令员，姚显廷、李有阶、杜海廷、周坤、王少安、丁××任司令部副官，王本洲任参谋长，王云成任招待处主任，林子云任总事务长。廖中堂任一团团长，王本洲兼二团团长（根据阮俊臣的指示，王本洲在红岩出发时离开部队从事地下活动，给游击队购买枪弹。因此没有到职，司令部决定：二团暂由廖中堂统一指挥。），李国栋（湖南人，红军干部）任第三团团长，刘顺成任副团长。童德明任游击大队大队长，铁金鳌任特务营营长。一团辖三个营：一营营长刘伯常，二营营长王松柏，三营营长常绍恩；二团也辖三个营：一营营长甘少清，二营营长孙德清，三营营长朱思学；三团为预备团，暂无兵员编制，待部队发展后给予补充，李国栋、刘顺成暂随司令部行动。整编结束后，司令部派二团三营长朱思学继续留在古达、姑开一带活动，组织新队伍充实三团。

十一月三十日，四大队在姑开休整了十天之后，继续东进，渡过野鸡河（瓜仲河上游），到五亩田坝宿营，然后进占梅花箐，揭开了转战大定的序幕。

大定，位于贵州西部，地处川滇黔边区，在战略上有很重要的位置。

东邻黔西，西连毕节，北接金沙，南靠织金。这里崇山峻岭，起伏连绵，溪涧密布，交错纵横，森林茂密，草木榛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气候严寒，交通闭塞，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旧社会，这里疮痍满目，哀鸿遍野，民变蜂起，连年不息，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有利于进行革命的武装割据。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经常对这里揭竿而起的民变武装进行残酷镇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抗也越来越激烈。一九三四年，叶绍奎在国民党二十五军当连长时，由于不满反动派的统治，率部兵变，树起打富济贫的大旗，曾在黔西县属三重堰、煤洞场、大定县属普祝底、白腊场、大山脚一带活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根据阮俊臣的指示精神，四大队决定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

十二月六日，四大队从毛栗坡出发，取道双山场时，担任后卫的二团一营遭到民团袭击，营长甘少清一面派人向司令部报告，一面率部反击，将民团击溃，退回巢穴。先头部队到达海马官时，打了地主李豆花家，缴获步枪十一支，并俘虏了李豆花之子李贤章。后来，李贤章在叶绍奎、姚显廷等领导的教育下，参加了游击队。傍晚，四大队经过锅厂到达陂阶寨（今六龙区白岩公社），正在安排宿营，突遇当地民团骚扰，廖中堂带着司令部独立排的八个战士迎着敌人猛冲过去，民团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当即溃退，狼狈逃窜。次日清晨，游击队刚刚出发，民团又复至袭击我后卫，廖中堂仍率独立排阻敌，缴获步枪一支。部队到达猴子山，侦察员报告，适值窝坝赶场，联保主任余祝丰带着二十多名团丁正在街上巡逻。为了建立统战关系，适应开辟根据地的需要，叶绍奎当即给余祝丰、安开阳（游羊箐土目）写了一封信：

余 安二队长钧鉴：

敬启者，我由毕节率兵至黔西，途经贵境，不准兵卒骚扰人民。请二位队长今夜在窝坝街上参加我们开会，研究要事。切切不可误！为要。

指挥官：叶名扬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信写好后，<sup>由</sup>周良芳（后易名周国安，解放后在大方县邮电局工作，一九七一年病故）送去。余祝丰接信后，非常害怕，又听赶场的人传说叶绍奎的队伍到了猴子山，惊惶地带着团丁逃走。他刚走出街口不远，游击队已秩序井然地开进街来。部队进街后，秋毫无犯，赶场的仍然赶场，做生意的仍然做生意。不料二团一营有个在古达由绿林武装编入游击队的战士违反群众纪律，被骑着马在街上巡视队伍的叶绍奎看见。问明情况后，马上集合队伍重申纪律，并处决了这个战士。赢得了老百姓的称颂，交口赞誉游击队纪律严明。

### 草坪大捷 威震九龙

游击队东进贵州，震惊贵州省政府，伪省主席吴忠信惊惶失措，坐卧不安，急令毕节伪专员何朝宗会同驻黔西、大定、毕节一带的保安二团肖厚乐清剿。何朝宗根据主子的旨意，于十二月五日亲率专署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配合保安二团星夜尾追游击队。当游击队进占白腊场时，保安二团也到了濯窝坝，何朝宗则到了滥羊箐，住在安开阳家，并勾结安开阳，准备袭击游击队。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打好游击队进军贵州的第一仗，司令部集中全体游击队员，在白腊场街上召开动员大会。叶绍奎讲话：“何朝宗跟踪追击我们，当送来舅子，已经好几天了，司令部决定在白腊场‘欢迎’他们，但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我们把战场摆到草坪去，在那里作好准备，等他们一到，就用步枪当爆竹，手榴弹当礼炮好好的‘欢迎’他们，‘招待’他们。大家怕不怕！”“又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战士们一个个磨拳擦掌，叶绍奎刚一说完，战士们异口同声高呼“不怕！”象一声惊雷，震撼着白

腊场上空，久久回荡。然后，游击队浩浩荡荡开赴草坪。

草坪，位于九龙山东麓，距白腊场十五华里。九龙山，是大定境内最高的山峰，远近闻名，雄距县城东北，距县城九十余里。海拔二千一百二十公尺，层峦迭嶂，方圆百里，呈南北走向，九座主峰如九条巨龙横卧，故名九龙山。它的北面是漆树坪，南面是白腊场，西面是滥羊箐、星宿岩。草坪街紧贴九龙山下，缓缓北上四、五华里就是坪子上，这里是一片开阔地带。这一带分散居住着百十户人家。坪子上视野开阔，居高临下，易于歼击敌人。从坪子上继续北行四、五华里，便是四固梁子，四固梁子西行四、五华里，便到达星宿岩街上，四固梁子林深草莽，星宿岩街上到草坪，必须经过这里，在这里设伏，亦是歼灭敌人的好战场。

十一月九日，游击队进驻草坪以后，司令部指挥员立即分头察看地形，进行战斗部署。次日清晨，从各营抽调一名精干的战士组成便衣队，到白腊场、星宿岩、滥羊箐一带侦察敌情。下午，侦察员陆续返回向司令部报告。保安二团已进抵白腊场，何朝宗仍在滥羊箐、星宿岩一带。司令部分析敌我形势，认为，敌人的意图是想合围游击队于草坪决战。保安二团抵白腊场，可能向我正面发起进攻，何朝宗在滥羊箐，是想翻过四固梁子截断我退路。用心非常险恶。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决定避实就虚。由叶绍奎率童德明的游击大队，孙德清的二团二营和王正文的校标队在四固梁子埋伏，歼灭何朝宗保安队和安开阳民团；廖中堂率一团一营、三营迎击白腊场来犯之敌右翼；王松柏率一团二营和铁金整的特务营迎击敌之左翼。其余部队由甘少清率领，接应叶绍奎，收容俘虏，打扫战场。部署完毕，随即通知各营半夜造饭，天亮前吃饱喝足，作好一切准备，迎接战斗。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银霜铺满大地，太阳从东边山头上冉冉升起，万道霞光把笼罩在九龙山麓的迷雾逐渐驱散，青的山、绿的水，九龙山飒爽英姿，巍然屹立，分外壮丽。各营按司令部的部署，早已严阵以待。天色微明，敌人果然分三路向草坪进犯。八时许，何朝宗率保安队和民团大摇

大摆地进了游击队的伏击圈。叶绍奎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横扫过去，手榴弹铺天盖地不断在敌群中开花，敌人倒下一大片。突然的打击，使得得意忘形的何朝宗昏头转向，<sup>情</sup>然不知所措。安开阳听到枪响，带着民团掉头就逃。敌人一片混乱，狼奔鼠窜。何朝宗大声喊叫“顶住！顶住！”，好不容易才收拢队伍，进行抵抗。叶少奎命令机枪掩护，然后挥动手枪，身先士卒，一跃而起，“冲啊！”带着战士们旋风般向敌人阵地扑去。三十多名梭标队员在王正文带领下，赤着双脚，抖动近一丈长的梭标，勇猛地杀入敌群，他们武艺高强，如入无人之境。只见刷！刷！刷！飞舞的红缨搅得敌人眼花缭乱，杀！杀！杀！愤怒的梭标刺得敌人心惊胆寒。敌人又倒下一片。平日为虎作帐，穷凶极恶的敌人，<sup>在</sup>一下子威风扫地。有的慌忙弃枪逃跑，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有的索性跪<sup>人</sup>地上，双手把枪举过头顶，战战兢兢，恳求饶命。何朝宗慌不择路，到处乱钻，被我游击队<sup>人</sup>看见，直追上去，眼看就要活捉。幸亏他的小舅子赶来截住追击的游击队员，才侥幸得以逃脱。激战中，何朝宗小舅子被英勇的游击队员击毙于四<sup>省</sup>梁子岩脚，专员公署弱不禁风的秘书刘××也被生擒。敌人被压到四<sup>省</sup>梁子麻窝，游击队员分两路包抄过去。安开阳感到末日临头，顿时昏倒在地，民团大队长熊少武急令团丁背上主子，凭着路径熟悉，没命地窜回老巢。来不及跑掉的敌人，被游击队全部活捉。四<sup>省</sup>梁子上的战斗，仅仅一个多钟头，就把伪专员何朝宗的保安队和安开阳的民团全部打垮，溃不成军。游击队大获全胜，叶绍奎率部回援坪子上。

四<sup>省</sup>梁子战斗打响不到一刻钟，老鹰山、坪子上的战斗也打响了。廖中堂带领刘伯常的一团一营、常绍恩的一团三营首先在老鹰山脚与敌保安二团接上了火。骄横的敌人凭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战斗一开始就用两个连的兵力向游击队阵地猛冲，妄图一下子将游击队压倒。廖中堂将两个营分<sup>布</sup>在两个高地上，等敌人冲到半山腰，廖中堂一挥手枪，将冲在最前面的敌人击毙。“打！”同时发出命令，战士们瞄准目标，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敌人被

打倒十多个，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保二团团长肖厚乐很快又重新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游击队阵地发起第二次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守卫在高地上的战士们沉着应战，准确射击，敌人又丢下一具具尸体退了回去。这时，绕道进攻坪子上的另一股敌人也和王松柏带领的一团二营，铁金鳌带领的特务营接上火。

廖中堂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之后，迅速撤出老鹰山脚的两个高地，退到坪子上与王松柏、铁金鳌会合，在那里筑成一道坚固的防线，迎击保安二团的进攻。此时，叶绍奎也带着回援部队赶到坪子上。廖中堂和战斗在坪子上的全体游击队员听到四角梁子大捷和叶司令员率部回援，异常振奋，战斗激情高涨，打得更欢，接连击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

重创何朝宗的目的已经达到。为了迅速歼击敌人，及早撤出战斗，叶绍奎和廖中堂交换了一下意见，便带着从四角梁子回援的三个营穿过右侧丛林，向敌人后方迂回过去，准备夹击敌人。廖中堂率部继续坚守在坪子上，指挥战士们用更密集的火力吸引敌人，掩护叶绍奎的行动。

叶绍奎率部刚离开坪子上，敌人又向游击队的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子弹横飞，手榴弹爆炸，山上的树木被拦腰炸断，撕成条条。廖中堂带着六个战士守卫的一个石丫口，下面是一个麻窝，敌人的机枪架在麻窝坎上，向石丫口疯狂扫射，掩护几十个敌兵往上冲，战士们凭借天然掩体向敌人射击，一颗手榴弹丝丝冒着白烟，飞落在警卫员付少华身边，付少华正专注地射击敌人，丝毫没有察觉，廖中堂眼急手快，赶快按倒付少华，把颗手榴弹扔进敌群，“轰”的一声巨响，几个敌人倒地毙命。又和敌人相持了一段时间，叶绍奎率领的三个营已迂回到敌人后侧，并向敌人发起攻击。王鑫文带领梭标队，再次冲入敌人阵地，杀得敌人喊爹叫娘。廖中堂见叶绍奎在敌后打响，带领守卫在坪子上的游击队员闪电般跃出阵地，杀向敌人。敌人被游击队上下夹击，首尾不相顾，慌忙溃退。麻窝里的敌人被团团围住，全部当了俘虏。

叶绍奎、廖中堂带着战士们继续追歼敌人，肖厚乐急令机枪扫射，封锁游击队追击的道路。在一片开阔地，牺牲了廿凡多游击队员，梭标队长王正文也负了重伤。廖中堂激怒了，大声地命令：“冲上去，夺取敌人的机枪！”游击大队长童德明在一旁答应：“我去！”带着二、三十个游击队员，扑、伏、滚、爬，向敌人机枪阵地冲去，又有几个战士牺牲，其余战士仍然继续前进，离敌人机枪阵地只有十几米了，童德明一跃而起，扑向敌人的机枪，这时，罪恶的子弹射中他的腹部，童德明负了重伤，倒在地上。叶绍奎、廖中堂见童德明负伤倒下，马上命令全部游击队员向敌人冲去，敌人见游击队战士们勇猛地冲来，慌忙拖起机枪潮水般退走，游击队员们奋勇追击，又歼灭了一些敌人。

下午三时许，战斗胜利结束。

叶绍奎、姚显廷、李有阶、廖中堂等领导来到童德明身边，他因伤势过重，昏迷过去，卫生员赶紧包扎后，命人抬下阵地。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们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抬着负伤的同志转移松树街上。

草坪大捷，威震九龙。游击队毙敌八十多名，俘敌九十多名，缴获各种步枪一百三十多枝，子弹五千余发。

### 宽释俘虏 回旋大山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五时，游击队转移到九龙山西北约二十华里的松树街上，司令部决定在这里宿营。部队刚刚住下，身负重伤的游击大队长童德明同志，因流血过多，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童大队长牺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把每个游击队员的心尖震得隐隐作痛，战士们不约而同地向司令部门口走去，紧紧地围在担架旁边，默默地向童德明同志致哀。司令员叶绍奎深感痛惜，许久，才

缓缓地抬起头来，流着眼泪对战友们说：“童大队长是一员虎将，英勇善战，他的牺牲，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同志，我们大家要向他一样，坚持斗争，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第二天，战士们纷纷献出打土豪分得的绸缎，一层又一层地裹在烈士的遗体上，寄托游击队员的哀思。然后，把地主胡国英家的柩木抬来装殓烈士。开个追悼会，埋葬在松树街口边的山坡上，并将坟头向着草坪，以示纪念。（经过四十七年的风风雨雨，童德明同志的坟墓至今仍然屹立在松树街口。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瞒宣传，贵州游击支队被诬为“土匪”，当地群众不了解真相，多年来一直把童墓称为“贼坟”，以讹传讹，妇孺皆知。在这次贵州游击支队四大队革命斗争史料征集调查过程中，我们在松树召开座谈会，公开为“贼坟”平反）。

十二月十二日，游击队将在草坪战斗中负伤的两名战士寄养松树街上，委托群众护理，请人医治，然后向大山进军。到达山锅庄时，司令部派人将俘虏们集合起来，叶绍奎讲话，对俘虏进行一番教育后，予以释放回家，并分别路途远近，发给路费。红军游击队对待俘虏政策，使俘虏深受感动。纷纷对叶司令说：“国民党欺瞒我们，说你们是抢劫掠夺的土匪，是杀人不见眼的魔鬼，被俘之后，心惊胆颤，害怕被杀。可是，事实教育了我们，游击队不但不杀害我们，还特别优待我们，发给路费，释放回家。我们不愿回家，请叶司令收下我们，和你们一起打国民党。”叶绍奎对他们说：“国民党的兵全是强行拉来的，我们游击队的战士全是自觉自愿参加的，你们要参加游击队打国民党，我们非常欢迎，但是，你们被国民党拉兵，多的有十来年了，少的也有三、四年了，你们的老父老母、妻子儿女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你们，挂欠着你们，草坪这一仗，死伤的人很多，你们的家里得不到消息，会更加挂念你们。因此，我们决定这一次暂不接收你们，放你们回家去种庄稼，和老父老母、妻子儿女团圆，也好让他们放心。今后，你们打听到游击队活动的地方，再来参加，我们一定接收你们。



如果有要转回部队去的，请你们告诉何朝宗和保安团长，我们不是抢人的土匪，也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们是共产党、红军的游击队，是为国家、为老百姓的。他们如果要继续和我们作对，派兵来围剿我们，我们也不害怕，奉陪他到底。专署的刘秘书被我们活捉了，我们不能放他，但也不会杀害他，……，叫何朝宗准备五百条枪，五百箱子弹来取。”俘虏们听完叶绍奎的话，“刷”的立正，齐齐的向叶绍奎行了一个军礼，然后领取路费，各自回家。

刚刚释放完俘虏，梭标队队长王正文同志又因流血过多，牺牲了。一直守候在他身旁的一团二营长王松柏同志沉痛地脱下自己的大衣，盖在烈士身上。同志们非常惋惜，齐齐围在烈士身边，默哀之后，含着眼泪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大踏步向前，迎接新的战斗。

游击队到达山顶上，在那里进行了短期休整，并开展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为建立根据地打下基础。曾受过红军影响的黄茨坝保董饶思阳，主动来与游击队联系，叶绍奎亲自接见他，送了他一匹马，饶思阳很高兴。叶绍奎就把在草坪战斗中负重伤的周吉文、罗龙海（均是排长）托付给他，请他领去找人医治。饶思阳慨然答应。第二天，便派人抬着担架，将伤员接走了。叶绍奎根据周吉文的要求，派游击队小战士陈焕章等人带着六十块大洋送去照料。后来，周吉文、罗龙海同志又因伤势恶化，先后牺牲。

在走上，于赫章古达率部参加游击队的甘少清等人害怕继续发生激烈的战斗，同时又怕叶绍奎再次整编队伍时将所部编散，敬去他在草坪缴获的近百枝枪，削弱了他的势力，便用花言巧语说反常绍恩，孙德清等人，深夜率部，拉走了五百多人，五百多条枪。

甘少清等人率部离队，使游击队蒙受重大损失，战斗力削弱大半。游击队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甘少清等人率部离队，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他本人内在因素外，党组织对绿林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做得不够好，在濯窝坝枪毙的二团一营的那个战士，是甘少清的警卫员，与甘少清的关系是